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重出江湖、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陆文夫先生，曾经有过一段下放射阳县农村的经历。但具体下放何地，当时又是怎样的生活状态，在后来陆文夫先生的若干著述中鲜有记录。

### 一、安于平常，甘于沉寂

1969年，作家陆文夫先生从苏州全家下放至原射阳县陈洋公社南队大队（今射阳经济开发区陈洋办事处南北村）。南队大队地处东西横贯的小洋河以北，距离公社集镇1.5公里，来去必经陈家渡口。因此与我在南队学校任教的父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陆先生40多岁，约一米七四左右个头，面色不白，身板瘦削，头发大分，两鬓夹着少许银发，说出话来，一口苏南夹杂着苏北的口音，身上有种独特气质。他衣着简单，抽烟很多，一支纸烟常常烧着手指才肯丢弃，且面孔较冷硬。只有与我父亲聊天甚欢时，才见他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，发出爽朗的笑声，笑容和蔼。

陆先生一家四口，有两个女儿，住在学校以西一里多地南队三队的农舍上。房屋是新建的三间砖瓦房，外带一间土坯草顶锅屋，那是当时普通下放干部的标准配置。房屋附近只有一两家农户相邻，一条两边长满青草的狭窄小道，弯曲地伸向外面的道路。

陆先生在屋址周围亲手开辟了一亩多菜地，还有简陋鸡棚，平常和陆夫人躬身屈膝，在菜地里挖土、挑粪、浇水、挥汗如雨。一年四季，青菜、韭菜、茄子、花生和芝麻、西瓜之类蔬果品种不少，长势旺盛，绿油油的。

陆先生还擅长挥斧弄锯，打造些小桌子、小凳子之类的木器用具，出手的东西有棱有角，像模像样，见者无不惊讶，都夸他是正宗的木匠师傅。实际上陆先生并非木匠出身，他只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木制爱好者而已。

陆先生并不参加当地的农业生产劳动，但也乐于帮助附近生产队做些力所能及的好事。比如他发现集体仓库里堆积了很多生锈的喷雾器、脱粒机之类的农具，便主动请缨，利用自己下放苏州工厂时练就的一手机修特长，以及随身带到苏北的“工具箱”，埋头仓库敲敲打打，几天后，一批报废闲置的农具起死回生，重新派上了用场。此后，生产队遇到类似难题再也不愁了，都说：“找老陆去。”

在周围群众的眼里，陆文夫先生既不是一个已有成就的作家，也不是农村从事农耕劳作的普通一员。甚至大家压根就不知道他是作家，曾以一篇《小巷深处》而声名鹊起、活跃于省内文坛的一个分量并不轻的人物。陆先生倒也安于平常，甘于沉寂，从不自我张扬和标榜，极其淡泊地过着晋朝诗人陶潜笔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般的乡居生活。

已故作家宋永毅先生有段文字，记录了陆文夫先生下放期间他们之间的一次相聚：“1972年初夏，我下放在涟水县农村，思友心切，乘汽车到射阳去看老陆。从公社集镇下车过河，一路下乡，几经询问，找到文夫所住农舍。只见三间砖瓦房，门外一片菜地，鸡在觅食。见余至，文夫颇感意外。”

“一别七载，重逢俱老，恍如隔世。文夫寂寞乡居，养鸡种菜，也算安然。余与文夫痛饮畅叙，不知白日黑夜，带来的两瓶洋河及文夫家中藏酒俱已喝完，至第三日晚，惟有当地土酒，文夫称为‘大头’。”

四月的苏北沿海平原，温暖的春风随处荡漾，油菜花、蚕豆花静静开放，麦子蕴穗待抽，田野披上了一片片金黄与绿色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四月也是播种栽植蔬菜瓜果的季节。那时，陆先生骑车在田间地头随意转悠，跟人打声招呼，站下来聊一阵农事，讨教些果蔬种植知识。

当年，陆先生那辆崭新的26寸凤凰牌自行车在全大队绝无仅有，干净的车身在阳光下照射下闪闪发亮，特别抢眼。据说那是上头专门分给下放干部的“计划用品”。陆先生十分爱惜这辆车，凡是遇到有人跟他借车，上趟公社集镇或县城，他总是立刻掏出一两元钱，对人说：“车我待会去公社开会要用。这样吧，我出钱，你到别人那里去租个车行吧？”在他人看来，这一做法并无不妥。但时间一长，再也没人好意思向他借车了。



# 陆文夫先生在射阳

魏列伟

## 二、沉郁似酒，激情如火

宋词先生与陆文夫先生交往多年，相知半生。他曾形容，陆先生有“沉郁如金、清淡如茶”的一面，也有“沉郁似酒、激情如火”的一面。

1973年冬季，南队大队组织社员开挖小洋河东岸的部分淤滩，陆先生自告奋勇，当了一名“河工”，难得参加了一次农村集体劳动。工地上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，热火朝天。陆先生与群众一样，肩挑一根扁担，一付泥兜子，来回奔走。半天下来，他已满身泥浆，肩肿腰疼，感觉吃不消了。

中午开饭，有大锅红烧肉吃。大队民兵营长唐修武特地拎来“射阳白酒”，要与陆先生一较高下。他大大咧咧地对陆先生说：“你是城市下来的干部，喝酒肯定不在话下。”陆先生很谦虚，说：“我是个落魄文夫，肯定不是你的对手。”

两人哈哈大笑过后，一屁股坐到土墩子上，以酒对垒，以一对一，一瓶酒很快干了，接着又开一瓶。唐修武很快招架不住，率先败下阵来。他从陆先生手中夺过酒瓶，一边打出“免战牌”，一边摆手道：“老陆啊，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个挑河的料，你还是回家歇着去吧。”

陆先生有抽烟喝酒的习惯。有一回，县宣传文化部门请他去一趟县城，几天后陆先生满载而归，县城的几位文友想办法从革委会招待所搞了几瓶“洋河大曲”酒，几条“大前门”香烟，免费让他带回家。他很高兴，邀请唐修武和父亲他们几个到他家做客。陆夫人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，能烧几个拿手好菜，尤其是糖醋肉。

酒喝高兴时，陆先生忍不住夸赞，射阳的朋友够意思，事没做，先烟酒。当时，县里请他出山，写个大部头，他婉言推辞，说自己从苏州下来，身居乡里，不看书不读报，也从来没碰过笔。射阳本土系文化人贺寿光、裴艺元先生也曾回忆，陆先生曾经加盟县革委会专门组建的“写作班子”，但一直未出任何成果。

陆先生的乡居生活并不总是风平浪静。1974年夏天，一场暴风雨雨席

## 三、弱月残光，寂寞难熬

把时光倒回六十年前的1957年，年轻的陆先生不期迎来了人生拐点。他与几位青年作家筹办《探索者》同人刊物，恰逢“反右运动”开始，受到审查处分，直至举家下放射阳农村。

从1969到1978年，陆先生下放射阳的九年生活，正是他人到中年、才情勃发，从此沉寂乡村，空怀一腔抱负，坐看闲云翻卷的黄金时期，也正是陆先生自诩的“落难”时期。很多时候，陆文夫先生独自立居前屋后，手夹一支烟，一边吞云吐雾，一边察看周围的菜地，或举头仰望天空，深邃的目光好像能穿过重重云层，宽阔的乡野背景里，陆先生瘦削的身板总是显得孤单和渺小。

蛰居苏北乡村，陆先生即便与我父亲交往甚多，然而所谈内容也大多是些天南海北的趣闻轶事，极少涉及文学艺术。夫妻二人虽有工资保障，维持一家四口人的基本生活，但也经常陷入青黄不接、捉襟见肘的窘境。有一次，南队三队一户崔姓人家宰杀一口牲猪，陆先生打算买二斤肉腌制，但一时手头拮据，不得已上门，跟我父亲借钱。

父亲让他在我家小坐，自己出去了一会，很快拎回两块肋条，一块给陆先生，一块家里自用。半个月后陆先生还钱，父亲说：“其实当时我手里也正缺钱，两块肉也是欠来的。”二人瞪目对望，双双大笑。

当年，乡村没有电力供应，一到夜晚，远远方圆漆黑一片，偶有几家农户的窗子，隐隐地透出一丁点油灯的光亮。也许是寂寞难熬，陆先生常在晚饭后打着铁皮手电筒，来我家长坐，与我父亲坐在那张临窗的方桌两端，谈天说地。

陆先生烟不离手，间或咳嗽几声，屋内烟雾弥漫，充满了劣质烟草的味道。一盏煤油罩子灯摆在桌上，散发着昏暗的光，模糊地映照着两个中年人的面部轮廓。

## 四、射阳一别，终成永诀

七十年代后期，射阳县政府根据当时的政策风向，采取了“网开一面、暂时抽用”办法，请陆文夫先生正式“出山”，担任射阳县文化部门下属文化馆副馆长，全家随迁搬离乡村，开启了新的人生旅程。

1977年春末，陆先生一家搬离南队。那是个云淡风轻的午后，陆先生在十几位群众的帮助下，把全部家当搬上了中沟河面上的一艘机动船，其中包括多年来他自己亲手打造的凳子、椅子、柜子什么。年少时，我也夹在河岸的人群中。从南队出发到县城，沿小洋河河道向东，一路30多里，行程不到两个小时。

陆先生在大队干部和群众的簇拥下来到河边。河坡上，树木已经呈现嫩绿，一阵风过，返青的芦苇发出“刷刷”声响。唐修武紧握着陆先生的手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：“老陆啊，假如有机会，我还想和你喝一杯哩。”陆先生一愣，随即仰面大笑，爽快地说：“一定，一定。以后我们一定有这么个机会。”这时，邻居张二婶拎了一大篮鸡蛋鸭蛋，一路小跑而来，硬要陆夫人带着。

陆先生没作太多停留，几番道别之后，一脚登上船头，对船工说：“开船吧。”然后回身，和陆夫人一道，向岸上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。多年的故人往事，尽在抬臂挥手间过去。

此时的陆先生，难掩离别伤感，一时面色凝重，哽咽无语，两行清亮的泪，从他瘦削的面颊滚落下来。陆夫人偎依在他身旁，也以一方手帕掩面，抽泣不已。

岸上的人无不动容，不少人眼睛红了。张二婶扯着嗓子，朝河面上渐行渐远的船只大声呼喊：“陆先生，陆夫人，你们走好！”唐修武也放开嗓门，最后话别：“你们一定要再来啊！”陆夫人站在船尾，朝他们频频挥手。在众人的注目下，船冒着黑色柴油烟，拖着八字水浪，朝着湾口方向加速驶去，很快转入小洋河道，消失在众人的视线里。

南队一别，终成永诀。从陆文夫先生49岁离开，直至2005年7月77岁病故苏州，他并没有兑现承诺，重返故地，回射阳、回南队一次。乡居射阳风霜雨雪的八年，仿佛一部厚重书里的一页纸，被他随手翻了过去，然后合上，永远不再打开。与此同时，他打开了面前的另一本书，翻开了

卷射阳，陆先生的房屋受损严重，房顶上铺盖的麦秸被卷走了大半，只剩屋梁，抬头就能望天。他找大队请求修缮，大队找了几个住顶上简单铺了些麦秸，然后让他找公社。一来二去，就是一个多月。这期间，每逢下雨都要把家里能用的大小水桶和盆子全都拿出来，去接屋顶上“哗哗”流淌下来的雨水。一家人蜷缩墙角，度过了一个个不眠的风雨夜。

1974年，陆先生在小菜园旁的荒草地上开辟了一亩多水田，尝试自己种植水稻。他和陆夫人卷衣捋袖，挥汗如雨，一锹锹地翻土，然后挖沟、引水、栽秧，足足忙活了10多天。苏北5月，阳光已经很强烈，夫妇俩的脸都被晒得黑黝黝的。尤其是陆夫人，本来一张相当白净的面容，完全变了模样。

稻秧成活后，田里渐渐显现出绿色。陆先生十分高兴，经常戴一顶草帽，围着田埂转一圈，俨然一个农夫的样子。秋末季节，陆先生用辛劳收获了新鲜稻米，只不过颗粒不甚饱满，产量不高，亩产约四五百斤。

1974年秋，南队大队好几个社员家里的鸡鸭被偷。大队组织民兵夜巡蹲守，终于逮住了一个叫小马的“偷鸡贼”，那是个牛高马大的无锡知青。翌日，已被关押了半夜的小马，一双胳膊被反铐朝后，五花大绑，由三个民兵大汉押着，在全大队“游乡示众”。过后，大队还要将他押送公社，有可能判刑。

陆先生闻讯不淡定了，立马去找大队民兵营长唐修武。他从站岗旁观的人群中拉出唐修武，悄声对他说，知青们生活艰苦，荤腥不足，偷鸡鸭实在是为了解馋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看是不是教育一下，赔偿社员损失，“杀一儆百”就行了？

唐修武是个开明人，当即采纳了陆先生的意见。陆先生便拉过小马，给唐修武致歉。早已痛哭流涕的小马双膝一软，“啪”的一声直接跪下了。此事到此不了了之。这位小马始终不忘陆先生的救助之恩。日后回城，他与陆先生成了“忘年交”，常去苏州看望陆先生。

与父亲言谈之间，陆先生对苏州的感情溢于言表，尤其谈到苏州的风味美食，更是兴致盎然，如数家珍。这个时候，父亲就成了他的一位忠实听众，不时发出笑声。苏州是陆先生一生挚爱的城市，前后生活了40多年，倾注了毕生感情，终其一生描写苏州生活，宣传苏州文化，被文坛誉为“陆苏州”。他说过：“每当走在苏州的马路上，就会碰到许多熟悉面孔。每双熟悉面孔，都会使我想起他们的许多事情来。”

已故作家艾蕴先生说：“陆文夫是苏州的，苏州是陆文夫的。世界这么大，他只写苏州。”评价如此深邃，如此精辟，可谓一针见血。他用手中的笔，把老苏州这座古城及其市井人物，徐徐展现在笔下的文字里。他用文学的光芒，照亮了苏州城和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们。

有时，陆先生也会带来几包卤汁豆腐干和一小罐碧螺春茶叶，与父亲分享。说是苏州文友来看他时赠送的物品。母亲便把煤炉移至桌旁，边烧水边沏茶。看得出，与父亲以茶对饮的时光，是陆先生难得面露愉悦、神态轻松怡然的光彩。乡村的夜晚时间，便在二人极度融合的轻言笑语中，流水般地一点点消磨。

到了八、九点钟，陆先生便向父亲告辞。父亲总要送他至学校操场边的坝口，默默看他在弱月残光下，拖着瘦长的身影，迎着一路乡邻的狗吠，沿二沟沟河边上了点点白霜的坑洼小道，独自一人，踽踽而去。

我的父亲没能等到陆文夫先生的人生步入云开雾散的那一天，于1976年冬天病倒，住进了公社医院，从此再未回家。父亲和陆先生的这段贯穿将近7年的缘分，到此戛然而止，划上了句号。

崭新的一页。

1978年，年届五十的陆文夫先生离开射阳，如愿回到了苏州。同年4月，《人民文学》发表他的作品《献身》。其后，陆文夫先生进入了创作的巅峰时期，陆续发表《小贩世家》、《围墙》、《美食家》等优秀文学作品，并获国家级文学大奖；1979年冬，他参加第四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，并先后任苏州市文联副主席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还亲手创办了《苏州杂志》。1980年，“‘探索者’事件”平反。

也许，对于后来复出文坛的陆先生而言，九年淡泊的苏北生活经历固然难忘，然而历史的车轮总是前进的，前尘往事一如过眼烟云，过去也就过去了。过去了的再难追忆，毕竟那一页已经翻了过去。能够拥有一笑风云过的心态，正好体现了他对风云变幻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包容，一种胸襟，一种“向前看”的气度。

2001年间，陆文夫先生曾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，他说：“我个人没什么好写的，不过请你代我传个信，向射阳的老乡们问个好。”一句简单直率的话语，道出了陆先生隐藏内心深处的丝丝缕缕。射阳九年的下放生活，及其三千二百多个风风雨雨的乡居日子，陆先生并没有忘却，只是从他离开南队的那一刻起，那一段记忆已被他深深埋藏到了心底。作为一位历经沉浮和跌宕的作家，他有足够博大的胸怀，包涵和隐藏人生中的一段沉重记忆。

在《老苏州》一文中，陆文夫先生有过这样的文字：“苏州，这古老的都市，现在是熟睡了，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。”这句话，似乎成了他自己的写意人生。如今，他熟睡了，犹如苏州运河银色河床上的一朵静美的睡莲，穿越时空，我仿佛又看到了陆文夫先生乡居期间，手夹纸烟、举头望天的孤独身影，以及乡村夜晚，与我父亲临窗而坐、谈天说地的情形。可叹花开无言，踏雪无痕，人生实在短暂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依旧。依然喧嚣的文坛，是否还会有人想起已经长眠九泉之下，一个曾经落魄苏北、自甘沉沦而又后发再起，用手中一支纯粹笔，征服文坛和读者的陆文夫先生？答案是肯定的。